

作家谈写作

# 真实的力量

## ——谈谈苗族作家韦晓明与他的非虚构写作

□ 黄佩华

比较而言,虚构作品可以不受题材限制,不拘泥于形式,可信马由缰,把想象力发挥到极致。非虚构写作则不然,它要求写作者一定要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在题材的把握上,一定要做好取舍。

苗族作家韦晓明的写作,绝大部分是非虚构。然而,在专情于新闻工作的同时,晓明并没有完全疏远文学。我们都说文学观照人生,而晓明则从文学的角度去观照新闻。正因如此,他新闻上出彩了,文学上同样也有所斩获。通讯《看不见的抗洪战线》拿了1995年度广西好新闻二等奖,纪实文学《奇人奇事奇石》以及散文《秋雨润物亦无声》也分别拿下了1995年度广西报纸副刊好作品一、二等奖。

眼前这部《百年奔流》,则更是晓明文学观照新闻的重要成果。

通观这部文集,发现许多年来,晓明的笔耕主要落在他所熟悉的柳州教育界,几乎占了篇目数的四分之三。文章或浓墨重彩,或迂回放荡。起架叠屋,自当崔巍;雕华塑丽,靡不毕现。上自柳州教育部门的顶层设计、改革,中及各区县各学校的规划实施、落实,下至普通师生的教学、生活,莫不在作者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的文笔中呈现。这些作品,既充分表现了作者对教育界、社会生态丰富而深刻的洞察力,也表达了作者对教育工作至诚至真的爱的情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西南工业重镇柳州先后两次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作为骨干写手,晓明全身心投入到全市人民齐心协力抗击百年灾害的行列中去,用自己的笔,记录了抗洪救灾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细节,最后创作出了饱含深情

的《抗洪图》和《铸魂》。这两部纪实作品,生动地展示了柳州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洪救灾全貌。文章发表后,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市领导的肯定,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本文集中诸多篇章,有写一个乡的,有写一座砖瓦厂的,有写一名奇石收藏家的。虽然反映的是一时一事,一地一人,但我们从这些字里行间,都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人之命运、对工厂之命运、对家乡发展之命运的无限牵挂和深切关注。这,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一种独家乡愁。

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去年夏天,在中国百强名校、广西柳州高级中学即将步入110华诞之际,晓明先后五次进到柳高采访,接着数易其稿,创作出长达三万余字的纪实文学《百年奔流》。2018年5月,这部作品在《民

族文学》发表,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显而易见,作者对百年柳高是充满深情的,正是这种深情,使文章的语言极尽了雍容富丽,饱蘸了诗性。请看:

于琳琅满目的柳高名人简介和历史文物间沉思,我顿时如醍醐灌顶般醒悟了过来。正是教育救国与革命救国的理想和壮举,托起百年柳高的巍巍丰碑。西风东渐,新学萌发。1907年,柳州知府倪光熊奉令创办柳郡中学堂,在桂中大地播下一枚新教育的种子,掀起了岭南教育救国新一页。拯黎民于水火的中国共产党人,注定要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把这枚种子培育成为国家、民族崛起的参天大树,他们毅然决然高举真理的大旗,指引学校披荆斩棘,踏平坎坷,走向光明的前途。

因为各自所在的城市相距太远,

我与晓明的见面并不太多,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感觉他这个人,除了真诚,还是真诚。文学和新闻的本质,就是真诚。从元宝山脚走进都市的韦晓明,外表朴实而内敛,甚至时常显得有些沉默寡言。但凡几番接触下来就会知道,这位有着壮苗血统的写作者,内心涌动的却是另外一番气象,既有壮族人的率真质朴、敢作敢为、勇于承担,又有苗家人的细腻谦恭、止于当止、甘于退让。总之,纵观其为人,谦虚诚恳,温和儒雅,热情厚道;再论其文,情真意切,大气磅礴,视野开阔。在览读晓明这部倾注心血之作时,我深切感到,他的文章一如他的为人,从容、质朴、真诚、大气。

作者简介:黄佩华,壮族,著名小说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广西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硕士生导师。



□ 黄格

# 水润乙圩

水自红水河来,水自盘阳河来。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的乙圩乡,是水的宠儿。水搂抱着她,亲吻她的每一寸肌肤,她便那样的滋润而妩媚,像水莲花,不高傲冰冷,不孤芳自赏,她的清纯来自于泥土的芬芳、河流的清澈、自然的色彩。

### 河水滋润的红色土地

首先,这是一块河水滋润的红色土地。

时光追溯到193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风云变幻。红七军主力奉命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江西。河池整编。前委指示在右江抽调各县的赤卫军常备营重新成立21师。当年,秋风吹起,落叶漫舞,红水河畔的革命火种星星点点,时光染红的山野,是庄重沉稳的本色,更暗藏着激情与希望。

然而,后方战士仅几十人,老弱伤残,老枪钝刀,桂系军阀和土豪劣绅顺此“良机”反攻倒算,疯狂抢掠掠夺,几处流血几处悲歌。1931年的脚步刚刚响起,寒风萧萧中,今大化县域(时属恩隆县域)的乙圩乡,河流激越的水面上架起了浮桥,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拉起了横幅,碧绿的松枝扎起了高高的大门,在旧圩村对面那片宽阔的田垌上,军旗猎猎,锣鼓喧天,群情激昂。

壮族人民的革命先驱韦拔群雄姿英发,迈着有力的步伐走上高台,用坚定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一个洪亮的声音在肃静中响起——中国工农红军第21师成立了!

随即,打倒土豪劣绅、打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响彻云霄,5000多军民见证了这一刻,沿河两岸的壮瑶人民纷纷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今天,在乙圩乡,21师成立庆典旧址依稀可见,六翁兵工厂在山坡上留存着硝烟的痕迹,革命烈士陵园埋葬着壮瑶儿女的英魂,革命烈士纪念碑雕刻烈士的名字,当地98名捐躯的勇士永留史册。

2017年12月10日,县文联一个采风小分队从涟漪荡漾的岩滩库区,来到乙圩乡的街头,瞻仰革命陵园和烈士碑后,有幸又见到蒙元昇烈士的后人。

蒙元昇,当年红21师成立誓师大会上,韦拔群宣布任命的第61团第三营营长,跟随他踏上革命道路的还有蒙元书、蒙元平、蒙元安三兄弟。采风当天,蒙元昇烈士的侄子蒙有全给我们吟诵乙圩六翁兵工厂遗址石壁上当年革命者的题诗:“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睡觉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破野川。”

在这里,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老区群众对先烈的崇敬、对先烈的怀念、对先烈的感恩,这份浓情如山似水!是的,千千万万先烈,因为有了山一样的意志、水一样的情怀,才毅然决然为了光明、为了新中国赴汤蹈火,换取大好河山。今天的幸福,如花似蜜,绽放在脸上,流淌在心里。

### 河水变湖水,移民成渔民

我们是土地,幸福是河流;我们是草木,幸福依然是河流。河流从岁月里来,河流从记忆里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对壮乡的母亲河投来了关注的目光,红水河十座梯级电站建设的战鼓从此播响。1975年秋处于第六级的大化水电站开工,十年后第一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随即开工建设处于第五级的岩滩水电站,同样经历了十年的“战

高峡缚苍龙”。如果说,第一个十年,红水河上仅仅是闪耀了一颗“夜明珠”,那么,第二个十年,红水河“富态”起来了,岩滩电站大坝构筑的26亿立方米的蓄水库容、153公里的渠化航道、107平方公里的库水面积,成就了一片浩荡的淡水鱼类的家园。网箱和拦网养鱼等渔业活动,成为库区那些曾经操锄犁耕田耙地的人们,必然选择的另一种营生方式。他们成了移民,也成了渔民。

自然,当时尚属巴马瑶族自治县的乙圩乡,也在库区之内。大化建县后,乙圩成为主要的库区乡,河岸线长约40公里,湖水有2000多公顷,约占全县四分之一的水域面积,约四分之三的耕地被淹没。

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三年间,我有幸参与到红水河岩滩水电站库区垂钓大赛的工作中,钓场正是乙圩的巴追村,期间奔走劳碌而更能沉迷画境,青山倒映,山水交融,涟漪微漾,碧绿旖旎。抬眼望去,秀丽的岛屿,青翠的山坡,迷人的港湾,有交织的网箱、有游动的渔船、有摇曳的水草,间或鱼跃鸟翔、蜂舞蝶飞,最是怡人景致。广阔的生态天然湖区,水质优良,植被丰富,是大量淡水鱼聚集栖

息的乐土,是钓鱼人梦寐以求的佳域,也是人们休闲度假的天堂。

在钓场,参赛者做足了功课,不少的已是“老顾客”,自是成竹在胸,那些五花八门的钓具和饵料,让他们可以随性支杆调漂、搓饵抛竿、提杆人护,那是“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

有朋友家居于岸边,每每有事无事、采风游玩,便上门求口福,而农家的热情好客,福气自然撞怀,常常疑入桃花源,当是陶翁的境遇。由此,我想,大赛对于垂钓者来说,或许多少会留有遗憾,但快乐的永远是钓的过程。当闲暇下来慢慢咀嚼时,宏大的赛事场面和超时空的竞技博弈,会留给他们一种荡气回肠的莫名冲动。

库区的面貌正在日新月异,交通生活条件今非昔比,路网交织,码头棋布,船只众多,来往便利。党委、政府瞄准库区独特的资源优势,大力推进休闲垂钓品牌基地建设,努力打造“泽国水乡”休闲旅游产业。

绿柳江边垂钓,碧水湖旁闲情。一年四季,在这里,远道而来的垂钓爱好者,他们亲近自然,娴静恬淡,悠然垂钓;纷至沓来的摄影爱好者,他们点燃激情,追逐美丽,收获精彩;慕名而来的八方游客,他们畅游山水,放飞心绪,怡然自得。清清的河水,似乎能照见每个人流淌的诗情。

### 河水映衬下乡亲们的笑容

有人对我说,他最感动的,是这里农家人的质朴和善良,他们的举动,像一滴清水的洒落。

正在己亥清明节的这一天夜晚,我正埋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拿起手机看到了乙圩乡党委宣传委员、副乡长韦荣好传到微信群的一个视频,就是当地干部群众聚集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祭奠活动的场面。看完,我联想到了他邀我们去瞻仰革命圣地的时光,想起了在乙圩所看到的和听到的……

人的一生是一条河流,走过的路也是一条河流。

我已经离开新闻宣传工作的岗位有些时光了,下基层走动的时间有些少了,工作的目标也有所不一样了。然而,回过头来,我想说说在乙圩遇到的一些人,再一次洗涤尘世中游走的灵魂。

早在1996年,作为一名工会干部,我采写了乙圩乡巴追村的自治区劳动模范谭美莲,一个普通的农家妇

女。1980年,她带领家人走上了艰难的垦荒之路,直至16年后,种植经济林木3000多亩。在电站闸坝蓄水后,巴追村的耕地从2242亩锐减到242亩,她首先想到的是依靠开发荒坡植树造福于民。如今,看到绿树成荫的巴追村,我们会自然而然想到,她当年在山头安营扎寨,精植细护林木的可贵,她当年筹资架电引水、帮助村民发展生产的难得。

写第二个人的时候,正是垂钓大赛第一次移师乙圩举办之时。当去到盘阳河畔的巴追村时,我顿时惊异于它的美,也幸运地认识了村党支部书记韦德勇。水淹没了土地,移民就只能依靠国家补助过日子吗?作为“领头雁”,当年的韦德勇思难眠,而时光在漏沙似地流走,直到2001年底,在苦苦摸索后,他才坚定地率领村民唤醒了家门沉睡的水面,把渔业做成了移民的“水上银行”。他更是在矛盾的高发期、尖锐期挺身而出,化解一个个事件,挽回一笔笔损失,换来一团团和谐。这位“掌旗人”,拿到了从国家到地方各部门授予的一份份荣誉,然而他更高兴看到的是河水映衬下乡亲们灿烂的笑容。

我曾经写的文章里,还有乙圩的“道德模范”、优秀教师、优秀党员干部、生态健康养殖的示范户、抱养弃婴的父母……当然还有更多的普通人,他们动听的故事像流水。他们从时光中走来,在河水边长大,本来就不曾想要给别人记起,只是,他们让别人看到了水润的光芒。

水润万物,万物得福。今年三月末,我从盘阳河的上游,临水而下,穿越乙圩,几乎端详了水乡的全貌,看到了库区人民生活的美好。水光潋滟中,乙圩写好了“水”的文章,更极力写好“美”的文章。地处盘阳河断裂带,乙圩的地下水经过漫长的自然净化、矿化、溶滤、离子交换、富集等综合作用,富含微量元素及多种微量元素,因此早有企业捷足先登生产了“九天极水”等健康长寿饮用水,让人们有“新生活、新感觉、新享受”,而我看到了更多新的希望,有更多的美丽在那里开花。

水流淌,风物美。作者简介:黄格,壮族,广西大化人,现为河池市文联副主席、大化县文联主席,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摄影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